

一、在埃克斯^①城的童年生活

埃弥尔·左拉出生于巴黎圣约瑟夫大街 10 号，尔后在普罗旺斯地区的埃克斯城度过了他的童年以及青少年时代的最初时光。

在少年时代的诗作中，他诉说了自己没能成为这个古老的罗马城之子的遗憾。他喜欢埃克斯种满梧桐的庭院，潺潺流动的泉水，弯弯曲曲的街道——沿街有很多别致的旅店，还有那些房屋——实心雕花木门总是沉沉地关闭着，使居民的生活与外界隔离。作为法国南方人，夏季的炎热并不使他感到难以忍受，他始终保持着睡午觉的习惯，这是北方人闻所未闻的。

扬起满路尘埃的密史脱拉风^②，普罗旺斯人缓慢而悠长的声调，当地的习俗，标志一个地区特殊风情的所有这一切仿佛像一块轻柔的纱包裹着他，使得他身不由己地心系普罗旺斯。其实，他母亲根本没有必要为了弄钱，而在他 18 岁那年离开普罗旺斯，带他去了巴黎。

左拉先是在圣母院寄宿学校上学，直到 1852 年 10 月才进入埃克斯中学。

生性腼腆，加上人生地不熟，他很快就成了同学们戏弄的对象。他们嘲笑他 12 岁了还在读四年级。他只有把失去的时间弥

① 埃克斯：罗纳河口地区首府，公元前 123 年由罗马人创建，是法国重要的文化、艺术城之一。

② 密史脱拉风 (Mistral)：法国南部及地中海上干寒而强烈的西北风或北风。

补上 考出个好成绩来。可是 在此期间 每到课间休息 他总是遭到一群顽童的攻打，成了他们的出气筒。

有一天，一位同学看到这个性格温和从不大声喧哗的学生受到欺辱，感到很气愤，便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他奋力还击，一阵拳打脚踢之后，终于救出了左拉，这人就是保尔·塞尚^①。从这时起，一种深厚的友谊将塞尚与这位未来的小说家连在了一起。作为孩子，左拉对来自于另一个孩子的慷慨行为表示感激，他感到幸福，因为在学校他不再是孤立无援。不久前他那寡居的母亲和他的外祖父母把他送进了这所学校，他们过去都太宠爱他了，以致他比別人更难以忍受寄宿学校的凄凉生活。

从此 他快乐起来 他同保尔·塞尚来往。不久，他俩又与巴蒂斯坦·巴耶(Baptistin Baille)建立起了友谊。在他们三人小组中，左拉和塞尚是诗人，而巴耶则代表理性者。

也许接下来我该谈谈左拉的父母，尤其是他的父亲弗朗索瓦·左拉。他相貌出众，可惜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丢下了手中尚未完成的事业。

左拉的祖籍可以追溯到达尔马提亚^②地区的扎拉。作为一名军官世家的后裔，弗朗索瓦·左拉的祖父安东尼·左拉曾是芳蒂人的上尉，这是些为威尼斯共和国效力的意大利士兵。安东尼·左拉当时在让·贝雷蒂尼上校的指挥下作战，1771年他率领部队驻守在凯法洛尼亚岛^③，1777年至1778年驻守在希腊的克基拉岛。弗朗索瓦的父亲夏尔·左拉先后当过工程师兵团的

^① 保尔·塞尚(Paul Cézanne, 1839 - 1906)：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代表，毕生追求表现形式，对运用色彩、造型有所创新，被称为“现代绘画之父”。作品有《玩纸牌者》、《圣维克图瓦山》等。

^② 达尔马提亚(Dalmatie)：南斯拉夫的达尔马提亚地区。

凯法洛尼亚(Céphalonie)：意大利南部和希腊之间的伊奥尼亚海上最大的一个岛屿。

中尉、工兵部队的上尉。他娶了克基拉岛的一位希腊姑娘妮科莱塔·邦迪奥立为妻，1795年8月8日，他们的儿子弗朗索瓦在威尼斯诞生了。

怎么看待弗朗索瓦·左拉辉煌的事业、他对冒险及旅游的爱以及他面临厄运时表现出的顽强精神呢？他曾以一篇《论平均化》的论文而成为意大利帕多瓦学院院士，并荣获德意志汉诺威国王勋章。他在欧也尼亲王的部队任过军官，后来还当过工程师。威尼斯归属奥地利时，人们先后在奥地利、荷兰、英国看到过他。从奥地利的林茨到德国格蒙德的欧洲第一条铁路路线就是他绘制的，那时他才26岁，在奥地利任土地测量员。不久，他作为一名外籍军团的军官赴阿尔及利亚服役，由于同一个女人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他被迫离开阿尔及利亚，这是一段不幸的恋情。1833年1月13日，他乘上了“斑马”号轮船去法国，带着当日签发的军许证，他到了马赛并在那里定居下来。他开始制定大型项目计划：巴黎的防御工事规划；对各种除土机——我们现代挖掘机的前身——的使用；在马赛港增加一个新港口；还有就是开通一条运河以便在干旱期向埃克斯城供应饮用水，这个想法已经实现。

既是军官又是设计宏伟蓝图的工程师，弗朗索瓦·左拉简直像小说中的人物，他同一位油漆商女儿的爱情故事更具浪漫色彩。她叫艾米丽·奥莱里·奥贝尔，出生于塞纳-瓦兹省杜尔丹的圣皮埃尔大街26号。弗朗索瓦在圣厄斯塔什做完弥撒出教堂时瞥见了她，被她的美貌所打动，娶她做了妻子。

在弗朗索瓦·左拉留下的一本笔记中，其实它既是记事本，又是账簿，我们看到这些简要的记录：1840年4月2日星期四“11点钟，我们的儿子小埃弥尔-爱德瓦-夏尔-安托尼诞生了”，4月30日星期二“4点钟，埃弥尔接受了洗礼”，5月16日星

期六“我们的孩子种了牛痘”。

那时候，弗朗索瓦·左拉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申报他该项“旨在将科兹河河水引入埃克斯城”的计划，这是按照罗讷河口省省长 A. 德·拉科斯特于 1847 年 2 月 27 日亲自下达的法令条款执行的。早在 1844 年 5 月 31 日由于梯也尔^①的参与皇家也颁发了一项法令，以公益的名义宣布开凿左拉运河。

然而，要达到预期的目的得四处奔走，克服重重困难，工程师弗朗索瓦·左拉 1843 年起就驻守在埃克斯。他的公司资产为 60 万法郎，他事务繁忙，但他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其实他在高山峡谷施工时就已受了凉，后来他去了马赛，没过几天就因患肺病在阿博尔大街的莫莱旅馆去世了，时间为 1847 年 5 月 27 日。他是躺在赶来照顾他的妻子的怀里死去的，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把她吓呆了。

这个好动而热衷于浩大工程，足迹遍布欧洲，只在埃克斯—普罗旺斯住了一阵子的旅行家，肯定不愿就此终结他那富有创造性和实践性的人生。这是多么奇妙的生命，多么奇特的死亡！

我再重复一遍，弗朗索瓦·左拉是一位出色的小说人物，同拿破仑军队里那些伟大的上尉不相上下。

弗朗索瓦·左拉死后，他的妻子便靠着父母的帮助生活，奥贝尔夫妇也搬到她家附近来住。她苦苦挣扎并因丈夫的遗产官司错综复杂而花尽了钱财。她的母亲是位考虑周密的博斯人，敢于对抗执政官和实业家，不过这次她使用了很多手段还是无济于事。

孩子就在这一桩桩官司中长大了，再说他对这些事也不大关心，对他来说家是温馨的，在那里他虚弱的身体得到了细致的

^① 梯也尔 (Thiers, 1797 ~ 1877):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历史学家，早年曾在埃克斯当律师。

照顾。他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对家里人允许他在田野奔跑感到高兴。他有两个伙伴：马利于斯·鲁和菲利普·索拉立（Philippe Solari），他同他们一起逃学。后来上寄宿中学后小埃弥尔才懂得用功，很快成绩就名列前茅，他的名字上了光荣榜。

左拉的父亲去世时，左拉还不到 7 岁。他母亲住在西尔万卡纳胡同的一间屋里，该屋的产权曾归属蒂埃尔家。然而对年轻的寡妇来说，房租太高了，她只好将运河股票交给房东做抵押。后来由于收入不断下降，她搬了好几次家，为的是尽可能多省些钱用于儿子的教育。1856 年 4 月 13 日寄给母亲的一封信透露出埃弥尔·左拉为学校发生的一件小事而悲伤，那时他母亲在埃克斯城密尼姆区的蒸汽磨坊里工作：

“……我们有一位年轻学监。昨天晚上自修时间，大家吵吵闹闹。我并不想说我没弄出一点声音，但是至少他不应该特别对待我。他向校长做了汇报，校长告诉我要对我进行儆戒性的惩罚。要知道，当我被罚留校你来学校看我时，我真的痛苦极了……你常常对我说，我是你惟一的安慰，所以我要向你证明这一点……不必让外公外婆得知此事而难过。”这封蘸满着泪水和悔恨的信，出自一个极敏感而易动感情的青年学生，仅仅为了一个小过错。在找到的所有埃弥尔·左拉的信件中，这是最早的一封。

在埃克斯市郊的长久漫步使得塞尚、左拉和巴耶这三个朋友与大自然为伍，这培养了他们的诗歌兴趣：塞尚和左拉作诗，巴耶也受到熏陶。旷野里回响着他们热烈的、永无止境的讨论，阅读名诗人的作品在这三个形影不离的朋友心中唤起的热情活跃了他们的讨论。他们穿越田野，沿着阿尔科河岸奔跑，在河里洗澡、钓鱼，漫步于左拉运河边和四周荒无人烟的峡谷。他们常常一大早就去爬圣维克多山坡，欣赏那里的一片片红土，那沐浴着南方炙热的阳光的自然景观，然后从包里拿出食物和诗歌，一

边休息一边吃午饭，直到天黑才下山回埃克斯城。后来左拉写他的《作品》时回忆起他青年时代的这些往事，感到它们仍是那么栩栩如生。

奥贝尔夫人于 1857 年去世，家庭陷入困境。弗朗索瓦·左拉夫人疲于奋斗，在失去坚强的母亲帮助的情况下，准备去碰最后一次运气。她去了巴黎，不久便把她的父亲和儿子接去了，他们住在王子街 63 号。她丈夫在巴黎有一些朋友，他们答应帮忙。拉博 (Labot) 先生是行政法院的法官，弗朗索瓦·左拉去世时他曾到埃克斯参加有关运河调研的闭幕会，他还牵过左拉灵柩的绳子。他为埃弥尔·左拉争得了一份圣路易中学自然科学专业的奖学金。1858 年 3 月 1 日，左拉以毕业后留校自修的走读生身份入校。

他那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结束了，与塞尚和巴耶两个朋友亲密相处的快乐时光也结束了。也许将来他在巴黎再见到他们时，每人都将忙于自己的事情，左拉也许最先意识到了这点。过不了多久，巴耶一定读不懂他构思的文学作品；塞尚也许还会读他写的书，但不会下功夫去评论它们，因为塞尚自己已完全沉浸于描写“主题”的研究中，就像他说的，他是“凭兴致做事”。

然而，他青少年时代的往事都留在了多卷体长篇小说集《鲁贡-马卡尔家族》中。在这套书里，他以普拉桑斯之名展现了埃克斯城、全托罗奈地区、佳丽斯伊甸园的风貌，还谈及了桑多和克洛德·朗蒂埃，这一切被描绘得有声有色，它们构成了这部著作的最精彩片断。

1892 年，巴黎的费利布尔夫妇邀请左拉去索市^①为他们主

^① 索市 (Sceaux)：上塞纳省省会。

持一个宴会，左拉借此机会重温了普罗旺斯的一切。

“即便是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埃克斯城的每一个街角，每一片老城墙，每一块阳光普照的地面都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眼前。我又看见了城郊的一条条小径，浅灰色的小橄榄树，有着蝉叫的细细的巴旦杏树，常年干涸的小河，尘土像积雪一般踩在脚下咯吱作响的白马路。昔日的埃克斯就像希腊，纯净的阳光下是无任何修饰物的庄严景色和一片片倒塌的浅黄褐色的巨岩。”

我们不禁会把左拉笔下的普罗旺斯人同都德笔下的加以对比。即使欧也尼·鲁贡和阿里斯蒂德都是善斗的人，左拉也决无嘲笑南方人之意，他的作品中没有一处描写类似都德笔下的达尔达旦。在对阿尔封斯·都德进行研究时论及这一点，左拉就开玩笑说：“一个普罗旺斯人（都德）兴致勃勃地带着乡音嘲笑普罗旺斯人！他使用普罗旺斯人夸张的表达方式、生动的表情和机智的语言挖苦他们。他是一个假伙伴，对同乡，甚至有时对自己也大加嘲讽，措辞尖锐，但毫无中伤之言，并总是带着善意和无与伦比的愉快情绪。”

然而普罗旺斯人并非如此乐观地看待这件事，他们对都德怀恨在心。也许左拉指出了其中的原因：“人们从未用如此轻快的笔触描写普罗旺斯那些纯朴的爱说谎者。”

都德认为法国南方人脾气古怪，他们会“暴跳如雷，想吞噬一切，然后冷静下来，面带笑容，接着又动起怒来，这一切只发生在一秒钟之内，它反映了动机与行为的不相称状态”。他写道：“这是习惯性说谎：我说话时我就感到自己要说谎了。”都德还蔑视普罗旺斯口音：“在南方行走，过了瓦朗斯，火车站便使我感到快乐。”

1881年9月30日，左拉在《费加罗报》上谈到《尼马·鲁梅唐》时还说：“人们似乎指责我们在同类作家之间当众相互吹

捧……我要有所节制……我觉得阿尔封斯·都德是以他笔下主人公的一句谎言看待普罗旺斯。我不谈人，不像他那么尖刻地谈论普罗旺斯人；我谈地域，那个充满阳光的梦境。都德在这里一一再现了行吟诗人的浪漫诗歌，他笔下的密史脱拉风甚至也变得柔和，他称之为‘爽人而有益健康的风将它的欢乐伸展到一望无际的天边’。而我心目中的那股吹在我脸上的刺骨的寒风比普罗旺斯的风更粗犷，密史脱拉风吹裂我的嘴唇，刺痛我的皮肤，将灾难布满山谷，使蓝色的天空变得苍白。我想起纯净微白的天空中太阳也因这咆哮的风而不再发光，有时一天之间风就将整个地区毁灭。就我感觉而言，阿尔封斯·都德笔下的普罗旺斯是非常可爱的，我则想像它犹如一瓶香气过头变得辛辣的香水，普罗旺斯在那没有云彩的令人讨厌的天空下是恶劣而难以忍受的。”

然而，左拉和都德两人都热爱普罗旺斯，这是真的，他们的作品都充满了对故乡的回忆。左拉将南方的炎热带进了对那片位于焦黄色土石块间的阿尔多村庄的回忆中。他的欧也尼·鲁贡大臣那位‘本省最蹩脚的律师’实际上与尼马·鲁梅唐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只不过他也贪婪地渴望权力。

都德轻快自如的风格适合于讽刺，左拉的眼光则更宽广，文风更严肃，他对普罗旺斯也怀有深厚的爱，但是在他的描述中从不给玩笑留有任何位置。

二、青少年时期 塞尚和巴耶 在 巴黎的最初日子

左拉 18 岁时来到巴黎的一所中学读高二，他既没有财产也不认识任何人。在埃克斯城你会因为乡音不足而被人看不起，而在巴黎人们又说你是普罗旺斯人，所有这些变化使得左拉提不起一点儿兴趣，他没有结识任何新朋友。

他惟一的成功便是在文学上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并受到他的老师勒瓦瑟的鼓励。保尔·阿莱克西在谈起左拉的一次作业时说，他不知道左拉使用的是什么夸张的手法，这是一篇关于盲人弥尔顿的小习作，老师在班上读了它。我很荣幸地找到了这篇文章的手稿，下面就是其中的一段：

“两位年轻姑娘在歌唱田野的幸福 她们歌唱森林、花儿 还有照耀它们的太阳。弥尔顿受到启发，他做了个手势让她们停下。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声音因呼吸而微微颤动，脱口说出了几句诗。贝尔塔立即坐到桌前，她记下了父亲说的话，姐姐则轻轻弹起竖琴，仿佛用天使的歌声为父亲对天国的美妙描述伴奏 一缕阳光透过那些爬满窗户的攀缘植物，停留在老人的头上，为他做光环。”

左拉尤其怀念他的挚友塞尚和巴耶，怀念他曾就读的中学、古老宁静的埃克斯城以及乡村的漫步道。他同朋友们始终保持联系，他召唤他们，为自己的孤独而悲叹。在 1858 年 4 月 5 日的回信中 塞尚写道：“亲爱的 自你离开埃克斯城后 痛苦便折

磨着我。真的，我不骗你。我的脑子一片糊涂：我行动笨拙、愚蠢，反应迟钝……我们想假期你会来埃克斯，到那时，让这些见鬼去吧，快乐万岁！我们^①设想了一些残酷的狩猎法，和钓鱼一样可怕。”

对假期的企盼支撑着左拉，给了他耐心等待的勇气。读着塞尚写给左拉的一封封诗一般的信，我们仿佛觉得这位埃克斯小伙子还活着。他既快乐、富于幻想，又忧郁、悲伤、充满着活力；他比左拉更富诗歌天才，他的诗往往受布瓦罗^②的影响，下面几句诗可以证明这一点。它们未注明日期，但很可能是后期写的：

亲爱的朋友，假如你要做诗，
 结尾的押韵是件必须做的事，
 即使这封信里碰巧出现了错，
 为凑齐诗句我滑落了几个词，
 请不要为某个贫韵而不高兴，
 它傻呆在那儿只为了你所用；
 你总算料到了，让我告诉你：
 今天 12 月 29 日我给你写信。

这首诗的所有诗句都符合规则，只是最后一句少了一个音节。不过应该注意到，按埃克斯人的发音，法语 29(vingt-neuf) 应读成 vingt-neuf。

据说塞尚的诗都丢失了，但他写给左拉的信全是诗！至此我们理解左拉的呼声：“就算这位伟大的诗人消失了，也该承认

① 指塞尚和巴耶。——原注

② 布瓦罗(Boileau, 1636 ~ 1711) 法国诗人、文学理论家。

他是一个伟大的画家……”

塞尚生性怪癖，却有着超凡的文学天赋，他常创作一些歌曲“与男低音布瓦耶和轻男高音巴耶”一起唱 因为他们都热爱音乐。在埃克斯，他们还有一位同学马尔热里，他吹短号，左拉吹单簧管。左拉写信对巴耶说：“与其丢弃这悦耳的乐器，不如吞下它的吹口。”

塞尚的许多信里都画有奇怪的钢笔画，这儿是一个浴场，那儿是一幅表现“西塞隆发现卡蒂里纳的阴谋后惩治这个丧失名誉的公民”的水彩画，这幅彩画配有一段诗文介绍，它使我们了解塞尚诗歌才华的另一面，即夸张的风格。这首似乎洋溢着《吕特兰》那壮丽而滑稽之热情的诗写于 1858 年的某月 29 日：

亲爱的朋友，赞美语言的力量吧
西塞隆用它惩罚这个可恶的坏蛋。
赞美西塞隆吧，他那燃烧着仇恨
的眼睛放射出愤怒的光芒，这光芒
令斯达蒂尔这个纬纱整经工震惊
令他那些可耻的同谋者惊慌失措。
看吧，亲爱的朋友！仔细看卡蒂里纳
他倒在地上大声喊“哎唷！哎哟！”
你看那血淋淋的匕首，这纵火者
一直将他那鲜红的刀子带在身边。
你看所有目击者，他们激动不已，
为刚才差点成为祭品而恐惧万分。
你可看见那面旗帜，罗马红衣主教
从前曾举着它征服迦太基和非洲？
虽然我是这幅画的作者，看到一个

如此壮观的场面我仍然浑身颤抖。
你可看见了胸甲骑兵头上佩戴的
羽毛饰迎着风在空中不停地摇晃？
你再看这梭镖装置，它是《抨击安
东尼演说》的作者安置在那儿的。
我想，这是让你看一个新的场景
也正是招牌上写的字向你展示的。
“古罗马元老院库里亚大会会场”
这是塞尚第一次着手的巧妙构思。

这与左拉的缪塞式诗歌完全不同。同样，他那些插有诗和
散文的信也与左拉的毫无共同之处。

1858年7月9日保尔·塞尚开始写一封信，到15日才写
完。这封信里确实有好几首诗或歌曲，下面摘录其中的一段：

让我们赞美那
葡萄酒的甘甜
它独特的品味
滋润着我的心。

作者认为有必要解释：“这段应该配上曲子唱：让我们赞美
一位亲爱的母亲那伟大的胸怀。”

塞尚的父母要他学法律，塞尚迫不得已接受了这一决定。
他在诗里表达了自己的痛苦：

唉！默默地接受了家庭的安排
我踏上了法学这条崎岖的道路。

交织着迂曲语句的可恶的法律
使我整整三年的日子毫无趣味。

塞尚的父亲原先是位帽商，后来成了银行家。保尔对左拉的那份友情，他看在眼里，忧在心里，惟恐儿子受左拉的影响。他的雄心就是希望儿子像他那样成为一名银行家，而不是如儿子现在的意愿当个诗人或画家。

左拉的信更为严肃，他谈论艺术，出主意，信里常常流露出急于得到塞尚和巴耶近况的迫切心情。当他确信塞尚将成为一名画家时，他劝塞尚不但要尊重父亲，而且要坚持自己的决定。

去埃克斯度假之前，1858年6月14日，左拉宣布他的第一部喜剧《击败皮翁》完成了。

塞尚也设想了一个伟大计划。1858年7月9日，他写信告诉左拉他构思了一部五幕剧，打算假期与左拉合作写，他们将给这部剧取名为《英王亨利八世》。我想他们一行字也没写，否则，凭他们各自的才能，这行字很可能成为一份珍贵的资料，因为这是塞尚与左拉联手创作的，其中糅和了他们的思想和灵感。然而假期来临，也许他们更喜欢在田野奔跑、洗海水浴、钓鱼。

假期回来后，左拉得了轻度伤寒。养病期间他记下了自己的切身感受，后来被他当做了《穆雷神甫的过失》那几章的素材，其中就写到塞尔日病后恢复了健康。他的近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加重的：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看不清他家窗户对面的墙上贴的布告。

左拉犹豫了。他想工作，不再由母亲抚养，他打算进行部门当一名职员，他把这一计划告诉了巴耶。接着，他又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气愤，认为这“太没出息，太荒唐”。他想了想，考虑是否应该再碰碰运气，参加中学毕业会考，进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

校，将来当一名工程师。这时一个声音对他说：^①“你生来既不是为了从事科学，也不是为了当一名职员的。”

他宣布打算参加中学毕业会考，他还学法律，想当一名律师。他继续在圣路易中学读书并于 1859 年 8 月 3 日参加了自然学科的会考，因为他没赶上读哲学班。他交给巴黎科学院院长的入学申请上写着这个日期：1859 年 6 月 27 日。尽管他笔试得了第二名，可是因为不知道查理大帝的卒年，以及在拉封丹问题上与老师观点不一致，他口语未通过，自然学科老师为他辩护也没用。

后来，他先是去普罗旺斯度假，接着去马赛参加中学会考，这回是笔试未及格。于是他又回到巴黎，但没有再上中学。

他郁郁寡欢，未来令他烦恼。他读书写诗，《普罗旺斯的女缝纫工》就是这时写的，可惜遗失了，据说这是一本作者和他朋友们的自传体小说。他的诗《鲁道夫》于 1859 年作于埃克斯。《写给妮侬的故事》中早期的一篇《多情的仙女》是在《普罗旺斯报》上发表的。据说书中的仙女是位埃克斯姑娘，左拉可能爱上了她，而她却始终不知道，她几乎成了左拉 1859 年至 1860 年所有作品中的女主角。

米什莱^②及其关于纯粹爱情的理论吸引了左拉。左拉计划写一本 300 页的书，内容包括从爱情的产生直到结婚。“我向来只是做爱情梦，从来没有人爱过我，哪怕是在梦中。没关系，我感到自己会得到一次伟大的爱情，所以我将听从感情支配。我要有点美好理想，也许我会实现我的计划。”^③

① 见 1859 年 1 月 23 日左拉给巴耶的信。——原注

② 米什莱 (Michelet, 1798 ~ 1874)：法国历史学家、作家，曾在法兰西学院任教，因拥护自由主义，反对教权主义而被开除，著有《法国历史》、《法国大革命史》等。他还是一位幻想诗人，著有《爱情》、《女人》、《大海》等诗。

③ 见 1859 年 12 月 30 日左拉给塞尚的信。——原注

写于 1860 年的一封信透露出绝望的情绪：“没有运气，没有职业。”他并不梦想成为百万富翁，或进入上流社会，但他渴望“安宁和富足的生活”。他向前看，只有“斗争”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什么也看不清”。1月初，拉博先生曾答应给他在道克斯行政机构找份活干，他一直在等工作。他虽然贫穷但不乏别人的关怀，巴耶向他表示愿意用自己的那份中学生奖学金帮助他，左拉很感动，但他谢绝了，说和母亲在一起不缺吃少穿。他住在一家备有家具的旅社里，因为他母亲住的圣艾蒂安杜蒙大街 21 号太小，容纳不下两个人。他一边工作一边读蒙田的著作，“欣赏其温和、宽容的哲学思想”。

塞尚一直打算来，但未得到父亲的允许，左拉动脑筋为他制定了一个在巴黎生活所需花费的预算表，每月只要 125 法郎。他多么希望同塞尚继续从前那种愉快的交谈！

与《阿埃里安姑娘》和《鲁道夫》一起组成《爱情喜剧》的《保罗》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写成的。一篇稿子的抬头写道：巴黎，1860 年 6 月 25 日。前面还附有一封给塞尚的信。

“我写《保罗》有两个目的：一是颂扬柏拉图式的爱情，使它比肉体之爱更诱人；二是指出在我们这个充满疑虑的时代，爱情可以充当信仰，使情人相信某个上帝，某个不朽的灵魂。至于诗的内容，它是有关历史的，你会从中认出这个把情人当做圣母来崇拜的保罗，虽然有几处情节是编造的，但其余部分都是真实的。当然整个故事是以诗的形式描述的，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在这封信里，左拉承认自己对缪塞情有独钟，无意中采取了“缪塞的诗歌形式及其某些观点”。

《阿尼巴尔在喀布》是一出风格迥异的悲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出三幕悲剧的提纲，没留下年代的痕迹，可能是左拉 1859 年回到巴黎时写的，其文风与这一时期的著作接近。

1860年3月25日左拉曾暗示他在写一部名叫《化妆舞会》的书，大概是未完成的缘故，这本书没有列入他青年时代的作品中。

左拉沉醉于自己的梦想，他替巴耶将“作者”这个名词所唤起的种种想像定义为：“它不是政治家的论坛，不是校长身边鸣响的掌声和怨言。它是大城市的化妆舞会，是山村别墅，是充盈着我的梦想的甜蜜生活：没有任何物质烦恼，与两三个朋友共幻想，无所不谈。它是非强制性的任务，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接踵而来的，肯定是人们的赞美，既不是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也不是为了让我的敌人气得发抖（哎！我都受够了）。获得人人尊敬 过着自在的生活 从而对财富不屑一顾。”

拉博先生始终关心着朋友弗朗索瓦·左拉的儿子。他介绍左拉进了港区工作，月薪只有60法郎，且无长工资的希望。左拉对这份工作无太大兴趣，在那儿待了不到两个月，他似乎为不能自食其力而十分难过，其实他的要求并不高，每月能挣100法郎就心满意足了。1860年3月4日，他在家中与几个朋友聚会时给他们念了一个格言剧《佩雷特》，是受拉封丹的寓言启发而作的。应当承认，这部格言剧极其平淡。

在港区工作的那段日子里，左拉似乎更感孤独。他试图排解寂寞，便去看戏，但仍觉得孤单。有时他安慰自己：“我有一个世上最好的母亲”，但是塞尚和巴耶毕竟都离他太远。他常常去看望夏阳，他也是埃克斯人，他那蹩脚的画和天生的虚荣心令左拉开心。左拉差点儿要对巴耶发火了，^①因为巴耶说他没有勇气面对现实，还说诗人的荣耀是虚假的。左拉说：“你不知道我内心的矛盾，你不知道我将做什么决定。欢笑着、诗人，这就是

^① 参见 1860年6月2日的信。——原注

你看到的那个人。哦，我的朋友，可是这人躲藏到了这里，也许是出于爱，也许是其他缘故……我只想有一个能让我随心所欲地幻想的环境。我迟早会回到诗歌上的，我的愿望就是能够沉醉于诗中，不成为任何人的负担，能够吃一块面包，喝一杯水……”巴耶曾给他写过一些“市侩气十足”^①的信，令左拉反感。

左拉始终怀有诗歌抱负，于是制定起《生存之链》的创作计划 这部诗分《过去》、《现在》、《将来》三个章节 第一章里 左拉希望做一名学者 第二章里 他想当一名哲学家 第三章里 则是成为诗人。我们惊奇地发现，左拉自始就被创作一些宏伟史诗的念头所困扰，《鲁贡 - 马卡尔家族》的未来小说家由此初见端倪。他与巴耶渐渐疏远，因为巴耶过于实际的种种想法有时会伤害他。“你不是一个很有诗才的人……我不欣赏你。”他试图让巴耶重返诗坛，巴耶是他青年时代的一分子，无论如何，左拉始终对他怀有友情。此外，左拉也生塞尚的气，指责他对家人的态度：既然塞尚立志于绘画，为什么不大胆地告诉家人？他在 1860 年 7 月给塞尚的一封信中写道：“也许我就是那危险的联系者 是扔在你路上的绊脚石。”不过 左拉还是鼓励他并使他重新产生信心。

左拉刚搬进圣维克多大街 35 号“该屋位于该区地势最高处，有一大片露天座，从这里能俯视整个巴黎。这是一间美妙的小房间 我要用最时尚的家具来布置它 有沙发、钢琴、吊床、大量的烟斗、土耳其水烟筒 等等。这里还有花、大鸟笼、喷泉的射水柱 真是一个仙境”。

左拉读舍尼埃、乔治·桑、莎士比亚、雨果的书，并在书信中

参 见 1860 年 6 月 24 日的信。——原注